

## 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征文 第八季

母亲的大雪“厚”礼

马俊



在一首歌里遇见自己

张海燕



记忆里,小时候,每年大雪时节,我们都要收到母亲的一份“厚”礼,这是我家颇具仪式感的一件事。

大雪这天,早上我还没起床,母亲就在我耳边念叨:“大雪到了大雪飘,天越来越冷了,快起来试试我给你做的新棉袄!”我睁开朦胧的双眼,看到母亲把做好的新棉袄叠得整整齐齐的,放在我的枕头边上。那种情景仿佛是大年初一早上,母亲也是这样把我的新衣叠好放好。不过,大雪时节母亲做的棉袄是翻新的,棉袄的里子和面儿都是旧的,只是拆洗干净后,絮上了新棉花。那时家家都不富裕,棉袄几乎都是翻新多次反复穿的。

我揉揉眼睛,方才醒悟根本不是过年。母亲把棉袄抖开,笑眯眯地说:“瞧这棉袄多厚,肯定暖和!”我用手捏一捏棉衣的厚薄程度,有些不情愿地说:“妈,你给我做的棉袄太厚了。穿上肯定跟个熊似的,跳皮筋的时候根本跳不起来。”母亲嗔道:“傻丫头,都到了大雪了,天这么冷,不穿厚点咋办?你们教室里又没有炉火,穿上我做的厚棉袄,你就享福吧!”我把母亲送我的“厚”礼穿在身上,胳膊都挥不起来了。

我正打量镜子中自己笨笨的样子,哥哥从他的房间跑过来了。他兴奋地说:“瞧,妈给我做棉裤了,这棉裤可真厚,我穿上连路都走不了。”我看着他的“熊样”,“扑哧”笑出声:“哎呀,男生哪有穿棉裤的!你这样穿出去,不让人家笑话才怪!”哥哥却小声对我说:“这是妈辛苦做的棉衣,咱们得高

歌曲是这个世界带着旋律的诗词,是平平仄仄几千年的轮回;是掐着字数节点的散文,是形散神未散的凝结;是压抑了各种琐屑气息的长篇小说,是千回百转的情节跌宕;是布满起承转折的人生遭遇,是每一场不愿醒来的遇见;是聚合着喜忧哀乐的心情故事,是宁醉其中不复醒的奢华。

其实,人这一生,除却为温饱而奔波的生活必需品的追寻外,绝大多数时候,生存的状态都被自己的心境所决定。光这么说,似乎有为赋新词强说愁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嫌疑,那么,为生计奔波的状态、只为活着而活的状况,就另当别论。当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之后,财富多一点还是少一点,房子大一点还是小一点,衣服新一点还是旧一点,食物这么吃还是那么吃,其实都是欲望膨胀的程度大小而已。

有时常常觉得无可奈何,活生生一个人,硬是被一份心情所牵制。可若所有心情都能被自己的主观意念所控制,那和机器人恐怕也就区别不大了。人生的乐趣或许也就是各种起伏的心境吧,它不能如开关一样被简单操控。

可是当时当地,为情绪所困之时,我们总是迫切地希望可以有一座过渡的桥梁,能让我们悄悄渡过那段难挨的情绪波折地带。于是,听一首歌成了最好的选择。

无论是生活的困顿与不易,无论是选择的犹疑与艰难,或是朋友的渐行渐远与无话可说,或是热烈向往的一切求而不得与痛失所爱,你去听一首歌,那些婉转曲折的旋律都会辗转在你的心头,如同将你的心肠千回百折地揉成一团,那些娓娓道来的歌词,

高兴兴穿上。妈说了,大雪到了大雪飘,指不定哪天就下场大雪,不穿厚点就冻坏了。”看哥哥的样子,我才明白,愉悦地接受母亲送我们的大雪“厚”礼,是对她的爱最好的回馈。我想起母亲为我们做棉衣的样子,她总是哼着快乐的歌,一边唱一边飞针走线。她把自己的爱都缝制在棉衣里面,我们穿上怎能不温暖?还别说,穿上母亲做的厚棉衣,坐在冰冷的教室里上课,真的感觉像被温暖包围着,一点都不冷。

母亲不仅给我和哥哥送一份“厚”礼,还会给父亲也送一份。父亲的“厚”礼是一双厚厚的棉手套。那时父亲在外面上班,每天骑自行车往返,双手是最怕冷的。母亲做的棉手套像大熊掌,父亲戴上后,扮成大熊的模样吓唬我和哥哥,把我和哥哥逗得哈哈大笑。母亲看到她把一家人都装扮成了“熊样”,也忍不住笑起来。她笑呵呵地对我们说:“大雪不冷,一冬暖和!”

母亲的大雪“厚”礼,还有邻居二奶奶一份。二奶奶是个孤寡老人,她老伴去世得早,又无儿女,别的亲戚也不怎么来往,那些年跟我们家走得最近。其实二奶奶与我们家并无亲戚关系,但母亲一直照顾着她,把她当家人一样。母亲的“厚”礼,当然是厚棉衣。二奶奶摩挲着母亲做的厚棉衣说:“这棉衣,真暖和!”

那些岁月里,我们就在母亲营造的温暖中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。

如同将你的心事铺陈在阳光下轻轻晾晒。

唱歌时,当旋律一遍一遍从耳畔刷过,就像音符自心底滑过一般,心率便也跟着节奏调整快与慢的速度,从而与歌曲慢慢融为一体。

唱歌时,会不自觉地从歌曲中得到共鸣,原本高兴的情绪会因歌曲的欢乐而倍增,同样,原本悲伤的情绪也会因为歌曲中的伤感呈几何级上涨。

唱歌时,歌词中的某个事物、某份情感,会刹那间触动记忆,停留在记忆中的人和物纷纷翻涌出来,把怀旧的心境像风筝一样放得很远很远。

有时想想,歌曲实在是很神奇的一种存在,许多想说而说不出的话,找一首歌能恰到好处而又淋漓尽致地表达完整;许多可感而不可言的心情,借着歌手的吟唱可以在阳光下伴着尘埃自由飞翔;许多说了怕唐突、不说太委屈的故事,在旋律的映衬下,在歌词的渲染下,含蓄、节制而又安静地一览无余。

生而为人,太多肩负的无奈,太多举步维艰的牵绊,太多失而复得、得而复失的侥幸,何不在一首歌的掩护下,肆意而狂妄地张扬一回?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·帕斯说:“我们活在遗忘与记忆之间,此刻是受绵亘不变的时间所侵蚀的一座岛屿。而你细细倾听的这首歌,就是连接遗忘与记忆的那道锁链。”

我们有很多自圆其说的口才,我们有很多自欺欺人的办法,可是一首歌的曲调与词句,瞬间就穿越了心底的封锁,直达你内心本想去的地方,那个地方让你所有的想念、期盼、等待,都落地生根!

## 萝卜里的清欢

钟芳

“冬吃萝卜夏吃姜。”每年冬天,我的耳边都会响起母亲说过的这句谚语,母亲教过的“应时而食”也依然记得。

前几天,母亲寄来十几个自家种的萝卜,说是给我尝尝家乡的味道。这些萝卜白白的、嫩嫩的,有的须根上还带着泥,就像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一样,一股新鲜水灵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白萝卜,朴素、普通,这种家常“俗物”,在我眼里亦有清欢。古人曾点赞,“琼瑶一片,嚼如冷雪。齿鸣未已,众热俱平。”

小时候,我喜欢跟母亲去菜畦里拔萝卜。揪住青青的萝卜长叶,用力一拔,白白胖胖的萝卜黏着一层潮湿的泥土露了出来。擦洗干净,放入嘴里,“嘎嘣”一口嚼起来,清甜的汁爽口又解渴。

家乡的萝卜就是好,尤其冬天雪后的萝卜,经过霜雪的浸渗,更是鲜美嫩脆,味甘而不辣,醇厚又可口,可谓熟食甘似芋,生吃脆如梨,让人打心眼里喜欢。

萝卜是餐桌上美味的家常菜,吃法有多种,生吃开胃,熟吃滋补,也可凉拌吃,还可做药膳。特别是在寒冷的天气,喝上一碗萝卜汤,暖胃养生。

我看过去曾祺写的散文《萝卜》,他用质朴细腻的语言,道尽萝卜种种妙处,使本是极普通的吃食,充满诗情画意。

勤劳手巧的母亲能以萝卜为原料,变着花样做出许多美味菜肴:将萝卜切成细长晶莹的萝卜丝,放上葱花、辣椒面,浇适量的生抽、醋,淋几滴麻油凉拌吃;或者将萝卜刨成丝,面粉调成糊,油锅里炸成金黄色的萝卜丝饼;或者把萝卜切成丁,翻炒片刻后放老抽、白糖红烧吃;或者将腌制好的萝卜干与腊肉、蒜苗、辣椒一起炒食……无论怎样烹饪,都会让我齿颊生香,念念不忘。

待冬天飘起雪,母亲便做我最爱的萝卜炖羊肉。她把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洗净切成块,把刚买来的新鲜羊肉焯水洗净切块,共煮于砂锅中,用温火慢炖。我听着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的沸腾声,闻着满屋弥漫的香味,想着白萝卜就要变成淡黄色,羊肉也将炖得酥软,垂涎欲滴。待萝卜炖羊肉被热气腾腾地端上桌,一家人便围炉而坐,有说有笑,细细品味,再喝上一碗热汤,暖意一点点地从胃里蔓延到全身,真是冬日里的一件惬意事。

萝卜的滋味,清淡浅香,深浸着生活的味道,也是我爱的人生真味。

有时候,情感不必浓烈,简朴绵长,心头便有融融暖意。一家人相聚,闲话家常,共享美食,便觉岁月如此安稳和静好。